

## 岁月留痕

## 二十年

郑凌红

时光川流不息，在人生的旷野上飞驰而过。此刻的我，如坠云雾之中，思绪缥缈，不敢相信数天前的经历，真实地发生过。

是太久了，久得不敢确认眼前的自己和眼前的事物。事物包含他者，他者包含恰同学少年的往昔岁月，往昔岁月可堪回首，扑棱棱飞出一行行醉人的诗句。一个人，从一座熟悉的城，赶往陌生的城市。出发，饱含了说走就走的冲动。在尘世间游走，有时候，某些决定，需要勇气。下了车，竟被牵头筹备活动的杨同学猛然叫住。我说，这地方不好找啊。幸好，导航太给力，零距离送到目的地。她脸庞亲和，眉眼如初，笑靥似风，那份亲切感，比任何陌生场合的偶遇都更动人。

二十年了？当我看到微信群不时跳动的讯息时，心中感慨万千。往事

如风也如浪，我一抬头，是一个刹那；一低头，又是一个刹那。人生总是为情而来，哪怕刹那。

约莫在去年的这个时候，春花四溢，流水逶迤。看着曾经的同学们，出现在隔着屏幕的视线内，感慨万千。这样的感慨，是心头微微一颤。曾经，各奔东西，几许困顿，几许奔波，几许踌躇，在各自的心痕渡口，不想驶离自己的岸。曾经，怕岁月不饶人，执手相看，竟一时语塞。好在，春天的盛大依旧如约而至，嫩叶的绿意有如洪水漫涨。也许，在各自的生命轨迹之外，很多事物并不会改变。

不变，是美好的。世界斗转星移，而我未曾改变。身居上海的姚同学，一如既往地热烈。在我眼中，她是一个简单明媚的人。记得在象牙塔里，总觉得她说的话是班群里最多的。因为语速快、

反应敏捷、口齿清晰，说话之间有一种很明确地把自己想要表达的内容一气呵成、不容打断的坚定与执着。极少看朋友圈的我，偶尔翻看她的朋友圈，便知道是多年的摸爬滚打和人在旅途的阅历，让她有了“归来仍是少年”的风采。

这些年，抛开生活的琐碎，我似乎更学会了爱自己，是把自己当作自己，也是不把自己当成自己的那种爱。从每一段经历到每一个笔下的文字，从遇见每一个人，到怀念每一个人，每当看到她捧起书本的样子，便觉得往事没有模糊，没有遗忘。那是她如茶的样子，如花的心事，也是冠领群芳的样子。尽管有时候，月白风清，人影在地，却也是红尘的一桩过眼繁华，可悉心珍藏的书签一枚。想起书上记载的境界：心思像孩子，意念像孩子，面貌像孩子……

第二天返程时，临时起意，去了梅家坞。喝茶、吃地道的农家菜。食得七枚枇杷，虽少了泥土之味，却也嚼出了灼灼其华。在等待与等待之间，午后困意袭来，不知今夕何夕，有清丽淡雅之意，有醉眼朦胧之意，有竹林听风之意。水流在那里，如同时间，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，静默无语。

没曾想，昨夜睡得晚，依稀做了一回梦，惊讶如一朵花开。临床而卧，是昔日少年，唱着友情岁月的歌，歌声如风雨飘荡。窗帘未全闭合，雨一透亮人就醒了，鸟鸣在耳，隔墙有佳人洗漱声，想来正描红妆。地气升腾，心旷神怡，有乘风翱翔的念想。

聚有时。散有时。一日一夜的饮食起居，瞬息即去，又一个春天走向深处。山色空濛在远处，虽不见，可晃晃悠悠的时光，总让人意犹未尽。

## 人生百味

## 一碗豆腐花

章中林

晚上，和几个朋友去美食街吃夜宵。看到摊子上有豆腐花，我就点了一碗。正准备吃，一个妇女带着个女孩走了过来，向我伸出了乞讨的手。那孩子十岁左右的年龄，瘦骨嶙峋的，脸上带着菜色。心底的一根弦被触动了，我拉女孩进了小棚子里，把豆腐花递给了她。

也许是一天没有吃东西了吧？女孩回头看了看妈妈，扑下身子三两口就把一碗豆腐花倒进了肚子里。我急得在旁边连说慢点慢点，别烫着。喝完，她用衣袖揩了揩嘴，不好意思地对我笑了笑，鞠了个躬转身跟着妈妈走了出去。开着的门就像风箱，忽地一下灌进了刺骨的冷风。我哆嗦了一下，望向外面，已经没有了那对母女的身影。

回到桌前坐下，我又点了一碗豆腐花。加一勺红糖，细细搅匀，慢慢地品起来。对于豆腐花，我是有着深厚感情的。在读书的日子里，它曾经温暖我那段艰难的岁月。

读初一的时候，父亲生意失败，整天待在家里。家，全靠母亲支撑着。菜里没有了荤，也没有了油星，饥饿如影随形，让人几乎要疯。

那天，父亲骑自行车送我上学，在学校门口给我买了一碗豆腐花。我端着热气腾腾的豆腐花，贪婪地吮吸着它的香甜。一碗豆腐花下肚，冬日的寒气被蒸腾的豆腐花驱散了，饥饿的胃温暖而充实，连阳光都变得明亮了。喝完之后，我舔舔舌头，有些意犹未尽。隔着眼镜上的雾气，我看到父亲在笑。

一连几天，父亲都带我去吃豆腐花。第四天，母亲端出了一碗粥，而我却惦记学校门口的豆腐花，不愿意吃粥。母亲发火了：“家里现成的粥怎么不能吃了？你不吃粥就不要去上学了！”不记得当时是怎样和母亲争吵的，最后父亲还是带我去买了豆腐花。如今，早已忘了那天豆腐花的味道，只记得父亲在付账的时候，一元钱滚进了下水道里。父亲弓着身子，趴在地上，一只手撑着地面，一只手在下水道里摸索。泛白的军大衣，花白的头发，瘦削的脸，还有那轻轻地叹息，至今还烙在记忆的深处。那一瞬间，我落泪了，恍然明白了我的自私和荒唐——家里揭不开锅，我却还要享受；父亲有胃病，却从来没有喝过一次豆腐花。

后来，我再也没有去买过豆腐花。工作之后，生活条件好了，我依然偏爱豆腐花。只要碰到卖豆腐花的，我就要买上一碗暖一暖胃。今天，当我看到那个小姑娘，我似乎看到了当年站在寒风中喝豆腐花的自己。一碗豆腐花并不能给她的生活带来多少改变，只是希望她也能像当年的我一样触摸到那份严寒里的暖。

## 生活感悟

被借调到大山里的一所学校任课的第一天晚上，因心情低落，我凌晨三点才睡着，天刚蒙蒙亮，又被牛羊的叫声吵醒。睁开眼，拿上镜子一照，双眼已布满了红血丝，心立即像揉进一颗沙粒般咯得疼。还好那天是周末，看着电脑屏幕上未完成的课件，我连拉开窗帘的心情都没有，因为窗外就是山，山外面还是山。直到阳光自己找上门，从窗帘缝隙里挤进来，我才站起身，扯开了窗帘。可我惊喜地发现，窗外除了连绵的青山，还有被水洗过的蓝天，干净得让我心醉。“今天天气真好。”心念一转，借着这晴好的天色，我打算出去走走，先看看小村的风景。

日光和煦，刚好暖过发梢，风也不大，恰好拂动小路两旁的绿叶微微震颤。远处田垄上，一对中年夫妇正

在地里干活，随着锄头有节奏地落下又抬起，时间也便在那一刻静静划过；河滩地上，两个小男孩在放小燕子风筝，我的目光正追着风筝跑，“咩……咩……”两只小羊突然从我身边跑过，去追赶走在前边的羊妈妈，它们的身姿很轻盈，特别招人喜欢。信步来到河边，河滩上有很多长满青苔的石头，两个老汉坐在石头上，蓝布袖管卷过肘腕，露出古铜色的粗糙皮肤，正举着旱烟袋抽烟，他们的目光越过河面，眺望着对岸的庄稼地，用方言慢悠悠地说着收成。

此时，水很清，草很软，万物都在和缓的光阴里努力而安静地生长着，看着这样和景象，时光忽然在我心里转了个弯：“回首向来萧瑟处，归去，也无风雨也无晴。”千年之前，苏轼不以进退为悲喜，在自然山水中发出了

这样的人生感慨，当时他身边，也一定有这样蓝的天，这样柔软的风吧！王勃站在滕王阁上，看“落霞与孤鹜齐飞，秋水共长天一色”时，眺望的江水，一定也如眼前的这条小河一般，映照着重生的美好与希望。时光匆匆，岁月不居，古人的山水豪情，与现实人生的琐碎美好其实颇多相似，或许每个生命都曾在生活的沼泽里仰望星空，都曾在恬静的高山上找寻过人生风景。

孩提时，可能会有因一根冰棍还没吃完就化掉的沮丧伤心；长大后，可能会有因跟同事、领导处理不好关系而产生的烦恼；人到中年，可能会因上有老下有幼，加上忙碌的工作而产生的失眠焦虑。其实，人生的每个阶段都有兵荒马乱，但只要心境平和，坚韧扛下去，那些伤痛、坎坷，风一

吹，定会是难忘的记忆和动力。

宋代诗人陆游有两句诗写得极妙：“山重水复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。”山峦叠通，溪流曲弯，好像无路可走，可曲径通幽，沿着一路风景坚持走下去，柳绿花红的美好新一村必将呈现在眼前。

转身回去时，那两只燕子风筝似乎飞累了，正慢慢滑翔；那一对干活的中年夫妇，正坐在大槐树下歇息，见我路过，冲我笑笑，说：“今天天气真好啊。”我笑了，向他们点点头，说：“是啊，今天天气很好，今年地里的收成也肯定错不了。”他们听了，脸上漾出欣慰的笑容。

人生海海，山而川。正午阳光很灿烂，晒出好闻的草木香气，我踩着弯曲小路往回走，内心一片清明。



慈母溪畔 沈道银 摄

## 凡人心迹

## 勤劳的姥爷

程先利

我记忆里的姥爷，除了吃饭睡觉，就是劳动。他的皮肤是黑红色的，肌肉一条一条贴在骨头上，结实得很。村里人都说，姥爷种地是一把好手。后来村子没了，盖起了高楼，姥爷还是能找到种地的地方。公路边的壕沟里、工厂围墙外头……巴掌大的地方，他都要种上粮食。今年他103岁了，耳朵不聋，眼睛不花，腰板也挺得直直的。

我常常想起姥爷割麦子的样子。他站在麦浪里，手里握着镰刀，汗珠子顺着脸颊往下淌。金灿灿的麦穗沉甸甸的，风一吹，满地的麦香。我帮不上什么忙，就提着水壶给他送水喝。等麦子割完了，我还会去地里捡落下的麦穗，我们叫“拾麦子”。

姥爷还有一门绝活，镗大缸。他不拿这个挣钱，就是自家用，也方便街坊邻居。谁家缺缸了，到姥爷院子里拎一只就走，招呼都不用打。村子挨着县城，路边沟里常有扔掉的破缸破罐。姥爷用筐背回来，一块一块拼凑，琢磨着怎么把它们复原。镗缸得有“金刚钻”。他先用绳子把破片绑好，再用竹弓上的细皮条拉着钻头来回转，在裂缝两边打出两排小孔。然后拿出铁制的小钎镗，轻轻敲进孔里，抹上水泥，擦干净，

缸就补好了。补好的缸能放粮食，能腌咸菜。院子里摆着大大小小的缸，看着就踏实。

我问姥爷，这手艺跟谁学的。他说无师自通，就是喜欢缸，琢磨透了就懂了。我又问为啥喜欢缸，他说缸救过一家人的命。那是大跃进的时候，全村人都要搬家。临走那晚，姥爷把一缸麦子埋在院子里。后来闹饥荒，家家挨饿，姥爷一家靠着那缸麦子，才没被饿死。等从地里挖缸的时候，不小心把缸弄破了。姥爷把碎片收拢起来，又编成了一个整缸。从此他更爱惜东西了，也更爱劳动了。

姥爷闲不住，一闲下来就浑身不自在。劳动对他来说，不是负担，是活着的意思。

人太闲了，就容易胡思乱想，生出烦恼。忙起来，日子反而过得踏实。姥爷活了这么大岁数，没吃过什么补品，也没刻意锻炼过。他的长寿秘诀，就是天天在地里忙活，手上不闲着。我常想起姥爷弯着腰在麦田里的样子，想起他镗缸时金钢钻吱吱呀呀的响声……那些声音和画面，一直留在我心里。

人生没有白走的路，每一步都算数。姥爷用一辈子告诉我，劳动让人健康，让人踏实，让人活得有根。

## 往事随想

## 炭饼香里的孩童年代

陈琦

人这一生，从孩童时的天真嬉闹，到青年时的意气风发，再到中年的奔波劳碌，步入晚年，心底最柔软的回忆，总绕着旧时光里的酸甜苦辣，尤其其童年那些热热闹闹的光景。每每想起，嘴角总会不自觉地漾起一抹浅笑。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煤矿城市的生活，仿佛沾染了煤的黑，感觉都是灰蒙蒙、黑黢黢的。那时，家里玩具少，和小伙伴在外面“疯野”的多。玩耍回来，汗水沾着灰贴在脸上，脏兮兮的像一只“泼猴”。大人也习惯了，若心情不好，会逮住了“吵”一顿。在我记忆里，可以理直气壮“糟践”自己的玩活，当选打炭饼。因为，那是正儿八经的家活活儿。

那会儿，每家都会凭票证，拉着架车，从矿上或选煤厂买来煤泥。将泡软的黄泥巴，倒入煤泥里加水拌匀，再铲入模子里，抹成一块块厚约一寸的长方形炭饼。晒干后，堆放在厨房。烧锅时，或敲或掰成小块填到炉膛里。掺黄泥是个“技术活”，泥多了火不旺，泥少了又结不成块。

打炭饼这活又脏又累。在房道里，一家打炭饼，左邻右舍都来帮忙，大人小孩齐上阵。提水的、推炉灰的、和煤泥的、磕模的、往模子里倒煤泥的，各道工序有条不紊进行。还记得一次邻居王婶家打炭饼。一同玩耍的小伙伴里，个头不高但壮实、一身蛮力的“铁塔”，已加入大人行列，和煤泥有模有样的，特利落。“早鸭子”则负责铲煤泥，瘦瘦的身

子板端着铲煤泥，走路有点儿趔趄。我呢，大人说我干活细，就让我打炭饼。我蹲着打一块、抹平，移动半步再打下一块……

太阳下，人人汗流浹背，脸上黑一道黄一道，你说我是泥猴，我笑你是黑蛋，吵吵闹闹倒也不耽误干活。主家王婶拎来一桶“井吧凉”，端着瓢递到大伙嘴边，大人小孩都是一仰脖子，喝得痛快。

最怕的是天公不作美。打好的炭饼还没干透，忽然乌云翻滚，暴雨倾盆。抢搬炭饼又是一场“人民战争”。人多，手脚麻利，就可以多抢些炭饼回来。抢搬炭饼，小孩也算生力军，虽然大人一次可以搬三四块，小孩只能搬一两块。但身子灵活，进出麻利，在那种不宽敞的场所，也是一种优势。如遇家里没人，或赶上夜里下雨，那就干脆不管它了，大不了将坍塌成煤泥的炭饼收拢了重打。

我们的孩童年代，会爬树掏鸟蛋，囤坝灌水逮鱼，会拾炭，捡麦穗、花生、黄豆、山芋……会推铁箱、打棍棍、摔皮卡、弹溜子……隔不了多久，参与一场打炭饼大会战！

井口的机器依旧响，房道里的炊烟依旧飘，小伙伴们在煤烟和泥土里疯长。调皮、活泼、热心，依然“小捣乱”不断，但却把最朴素的暖，最实在的乐，深深烙在了骨子里。正因为此，几十年过去，牵出的两代人蕴满烟火、滚烫热烈的时光记忆，依然清晰。

## 心香一瓣

## 母亲是一本书

胡美云

自母亲从安徽到江苏常州带孙子后，我与她的电话聊天，便从从前的瓜果蔬菜、家长里短自然过渡到小侄儿成长中的点点滴滴了。

“小宇这伢聪明得很，现在能数到一百了哦。”

“我在教小宇背二十四节气歌呢，他差不多都会了，真是厉害。”

“乘法口诀，小宇现在能背到六了。”

电话里的母亲满是欢喜，一字一句细数孙儿的进步，满腔骄傲与自豪。这份欢喜，一半来自小孙儿的学有所成，另一半则来自我对她带娃用心、教娃有方的真心肯定与赞赏。

母亲少时没有上过学，成家后上过队里办的扫盲班，但因为家事农事实在太多了，扫盲班也没有完整地读完。她虽然识字不多，却深谙人情事理，心中有尺，行事有度。一是来自于家庭影响，我的外公是真正的读书人，当过许多年的教书先生，舅舅们也都执过教鞭。二是与母亲的聪慧好学有关，年轻时的母亲似有着过目不忘、过耳即记的能力。别人听歌听戏看电影多作消闲，到母亲这儿却成了记忆刻录——一两遍过后就扎根在母亲的大脑里，化成了自己的学问与底气。

年轻时的母亲，也像教小侄儿这样一点一滴地教我们长大，在忙碌的间隙里，教我们数数、背乘法口诀，教我们背二十四节气，教我们守规矩、明事理、知善恶……

儿时最暖的记忆，是安静的夜晚，或是清闲的冬日，我们几个孩子围在母亲身边听她讲故事，跟着她学唱歌。那

时候的母亲，在我们的眼里就是一本活的书——神话传说、简短寓言、革命故事、黄梅戏曲、民间小调，好像没有她不会的。她用最朴素最粗浅的话语，把世间的善与暖、理与义一点一点讲给我们听。

母亲不仅陪着我们长大、指引我们前行，她自己也在一点一点成长着。

成年后，我们姐妹三个陆续出嫁，一向传统的母亲，半分彩礼都不曾索要，还按家乡礼数为我们一一备齐了嫁妆。我远嫁福建，也是父亲和小弟千里相送。

我们姐妹三个初嫁那几年，偶也有人开玩笑说母亲，说她养三个女儿不收彩礼，算是白养了。也有人不信她真是这般开明，怀疑她肯定收了不少钱，只是精明，财不外露而已。母亲听说后并不与人辩解，只淡淡一笑。只在与贴心的朋友邻居聊起时，才掏心掏肺地说出心里话。

“你们那时候刚成家，我看也都是靠不上父母只能靠自己的家庭，要那些礼金做什么，让他们欠了债，又寒了心，反倒伤了母女的情分。”

“等她们日子过好了，手头上宽裕了，再孝敬我是一样的。”

母亲的善良、厚道与豁达为她赢得了三个女婿打心眼里的尊敬与孝顺。她虽然没读过多少书，却有着最难得的人间大智慧。凭着一颗真心，一双勤劳的手，勤俭持家、生儿育女、嫁女娶媳、含怡弄孙，一步一步，按照自己的愿望努力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。

在我的成长中读过许许多多本书，而母亲，一定是我读过最厚重、最温暖的那本书。



垂柳翠如烟 傅岱海 摄